

父母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关系:青少年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

王美芳, 许文伟, 王欣欣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中文版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和青少年自我表露问卷对469名初中生进行测试,并收集其半年后的学业成绩。**结果:**①男生遭受的父亲严厉管教及母亲体罚的频繁性均显著高于女生;②女生对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及其学业成绩均显著高于男生;③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攻击及体罚与青少年自我表露和青少年学业成绩均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自我表露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④青少年自我表露在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攻击及体罚与青少年半年后的学业成绩之间均起中介作用,并且中介作用模型不存在性别差异。**结论:**父母严厉管教可通过青少年自我表露间接影响青少年学业成绩。**【关键词】** 心理攻击; 体罚; 青少年自我表露; 学业成绩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4.021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 and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Mediating of Self-disclosure

WANG Mei-fang, XU Wen-wei, WANG Xin-xi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disclosure to parent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dolescents. **Methods:** A sample of 469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and the Adolescents' Self-disclosure Questionnaire, and their academic grades were collected after half a year. **Results:** Paternal and maternal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disclosur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elf-disclosu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Moreover, self-disclosur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including paternal and maternal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half a year late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sclosure had no gender differences. **Conclusion:** Both paternal and maternal harsh discipline exert indirect effe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disclosure to parents in adolescen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Corporal punishment; Self-disclosure; Academic achievement

严厉管教是世界范围内父母管教儿童青少年常用的一种方法^[1]。通常来说,心理攻击和体罚是父母严厉管教的两种常见形式^[2]。众多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攻击和体罚对儿童青少年发展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消极影响^[3-7]。已有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攻击和体罚对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有重要影响。如, Schwartz 等人的追踪研究发现儿童遭受的父母严厉管教经历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其之后的学业成绩^[7], Fletcher 等人的研究表明遭受过高水平母亲体罚的儿童学业成绩较差^[8], Alyahri 和 Goodman 的研究也发现个体遭受的母亲体罚经历与其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9]。

尽管已有研究考察了父母严厉管教与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但关于二者之间关系机制

的研究较为缺乏。Wissink, Dekovic 和 Meijer 发现父母严厉管教行为与儿童青少年对父母的自我表露呈显著负相关^[10]。而已有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对父母的自我表露与其学业成绩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儿童青少年对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越低,其学业成绩可能会越差^[11,12]。因此我们推测,父母严厉管教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自我表露进而影响青少年学业成绩,即青少年自我表露可能在父母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然而,先前研究大多只关注了体罚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7,8],较少有研究考察心理攻击和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心理攻击和体罚的严重性及发生率不同——心理攻击的严重性较低但发生率较高,而体罚的发生率较低但严重性较高^[13,14],二者对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拟考察心理攻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31571133)

通讯作者:王美芳, E-mail: meifangw@hotmail.com

击和体罚这两种严厉管教形式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另外,以往研究大多仅考察了母亲严厉管教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8,9],然而社会发展促使父亲从传统的“养家者”角色逐渐转为“与妻子共同照顾孩子的协同教养者”^[15]。随着父亲参与儿童青少年教养时间的增加,父亲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也被相关研究所证实^[16]。且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如父子子系统、母子子系统和婚姻子系统)构成,儿童青少年发展会受到父子子系统和母子子系统的共同影响,即父亲教养和母亲教养均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17]。因而有必要同时考察父亲严厉管教和母亲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考虑到已有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和青少年学业成绩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初中男生遭受的父亲心理攻击和体罚及母亲体罚行为均显著高于女生^[3],女生对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及其学业成绩均显著高于男生^[12,18]。我们推测,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青少年性别的调节。然而,至今尚未有研究对三者间关系的性别差异进行考察。鉴于此,本研究拟以初中生为被试,采用间隔半年的追踪研究设计,考察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差异。

1 方 法

1.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三所普通中学抽取514名初一青少年作为本研究的被试,先后接受间隔为6个月的问卷调查。2014年11月,对被试进行问卷测查,共发放问卷514份,剔除作答不完整的无效问卷8份,回收有效问卷506份,问卷有效率为98.44%。其中,男生272人,女生234人,平均年龄为12.19岁($SD=0.43$)。2015年5月,收集被试本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剔除没有学习成绩的被试37人。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中采用了第一次问卷作答完整并且有期末学习成绩的被试。因此,最终有效被试为469人,有效率为91.25%。其中,男生246人,女生223人。

1.2 工具

1.2.1 父母严厉管教的测量 采用Straus等人^[19]编制的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 CTSPC)的中文修订版^[4]作为研究工具。该量表包括非暴力管教、心理攻击、体罚、身体虐待和严重身体虐待五个分量表,本研究选取心理攻击和体罚两个分量表测查父母在最近一年内对孩子实施的严厉管教行为。共包括11个题目。量表采用0-6的7点计分方法,“0”表示未经历过父母严厉管教,“1”表示经历过1次,“2”表示经历过2次,“3”表示经历过3-5次,“4”表示经历过6-10次,“5”表示经历过11-20次,“6”表示经历20次以上。严厉管教行为计分方式:将父母在每一题目上得分所对应的次数的中位数作为父母实施该严厉管教行为的频繁性(具体转化方式:0表示0次,1表示1次,2表示2次,3表示4次,4表示8次,5表示15次,6表示25次)。两个分量表各项的频繁性之和即为被试在最近一年内遭受此种管教行为的频繁性。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中使用^[4,20]。本研究在第一次测查时测量了父母严厉管教行为。其中父亲、母亲报告的心理攻击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6、0.75,体罚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9、0.81。

1.2.2 青少年自我表露的测量 采用Stattin等人^[21]编制的青少年自我表露问卷作为研究工具测量青少年对父母的表露程度。该问卷包含5个项目,采用1-5的5点计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有点符合”,“3”表示“有些符合”,“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所有项目得分之和即为青少年自我表露得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对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越高。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中使用^[12]。本研究在第一次测查时测量了青少年的自我表露。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

1.2.3 青少年学习成绩的测量 已有研究表明,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核心课程成绩是衡量中国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的有效指标^[22]。第二次测查时,收集了被试的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由于被试来自不同学校,因此将学习成绩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了标准分转化并加和,所得总分作为学业成绩指标,分数越高,表示学业成绩越好。

1.3 施测程序

本研究在征询父母同意并签订同意后书后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儿童报告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被试作答完毕后,由主试当即收回问卷。本研究为追踪研究,共进行两次数据收集。第一次测量

父母严厉管教和青少年自我表露,第二次测量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8.0和Amos18.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及学习成绩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男女生在T1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攻击与体罚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见表1)表明,对于T1父亲心理攻击来说,性别差异显著($t=3.36, P<0.01$),男生遭受父亲心理攻击的频繁性显著高于女生。对于T1母亲心理攻击来说,性别差异不显著($t=1.73, P>0.05$)。对于T1父亲和母亲体罚来说,性别差异显著($t_{父}=4.02, P<0.001; t_{母}=2.31, P<0.05$),男生遭受父亲和母亲体罚的频繁性均显著高于女生。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1)表明,对于T1青少年自我表露来说,性别差异显著($t=3.49, P<0.01$),女生对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显著高于男生。对于T2青少年学业成绩来说,性别差异显著($t=5.46, P<0.001$),女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男生。

表1 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与学业适应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男		女		总	
	M	SD	M	SD	M	SD
T1父亲心理攻击	13.38	24.85	7.40	12.21	10.54	20.07
T1母亲心理攻击	13.46	23.97	10.20	16.52	11.91	20.81
T1父亲体罚	7.33	22.90	1.34	4.68	4.48	17.15
T1母亲体罚	6.44	19.34	3.26	9.25	4.93	15.46
T1自我表露	17.06	5.11	18.67	4.83	17.83	5.04
T2学业成绩	-0.60	3.13	0.70	1.95	0.02	2.71

表2 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1	2	3	4
1T1心理攻击	—	0.60***	-0.19***	-0.10*
2T1体罚	0.65***	—	-0.23***	-0.12**
3T1自我表露	-0.21***	-0.22***	—	0.17***
4T2学业成绩	-0.14**	-0.21***	0.17***	—

注:对角线以上各系数表示母亲两种严厉管教形式、青少年自我表露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对角线以下各系数表示父亲两种严厉管教形式、青少年自我表露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 $P<0.05$,** $P<0.01$,*** $P<0.001$,下同。

2.2 父母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及学习成绩的相关分析

对T1父母严厉管教、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

T1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攻击及体罚与T1青少年自我表露均呈显著负相关,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均呈显著负相关,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2.3 青少年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父母严厉管教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避免数据偏态分布以及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转换^[23,24]。

2.3.1 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与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关系:青少年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T1父母心理攻击、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见图1)。其中,T1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分别以父亲心理攻击和母亲心理攻击量表的5个题目为观测变量;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为显变量,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T2青少年学业成绩为显变量,是模型中的因变量。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25],首先检验T1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对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T1青少年自我表露后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及模型的拟合情况。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分析的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1.67$,RMSEA=0.04,NFI=0.98,CFI=0.99,IFI=0.99,TLI=0.99。T1父亲心理攻击对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直接作用路径显著($\beta=-0.14, P<0.05$),T1母亲心理攻击对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不显著($\beta=0.03, P>0.05$)。根据Hayes和Holmbeck的研究^[26,27],即使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总效应不显著,其两者之间依然会存在间接效应。因此,在T1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间加入中介变量T1青少年自我表露,建构如图1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1.93$,RMSEA=0.05,NFI=0.97,CFI=0.99,IFI=0.99,TLI=0.98。T1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而T1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与T1青少年自我表露、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且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1000次)检验发现,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父亲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 $[-0.059, -0.006]$,不包含0,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母亲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 $[-$

0.064, -0.003], 不包含0, 这表明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父亲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 及T1母亲

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均起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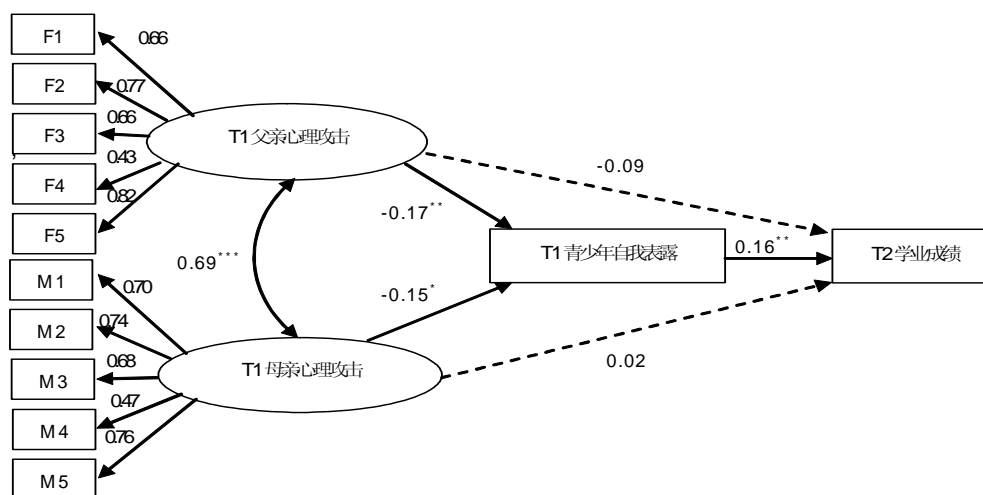


图1 青少年自我表露在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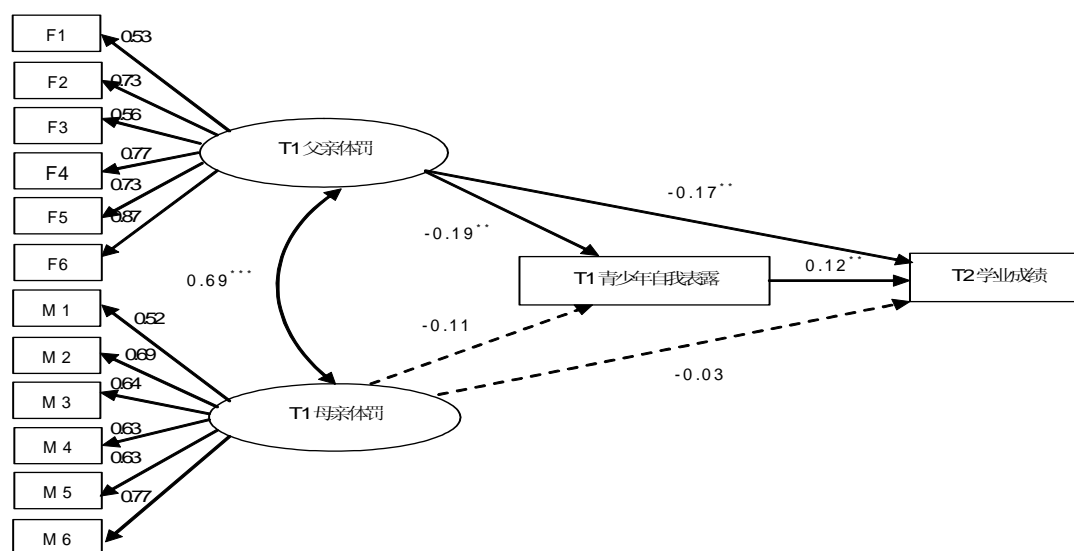


图2 青少年自我表露在父亲和母亲体罚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

2.3.2 父亲和母亲体罚与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关系：青少年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T1父母体罚、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见图2)。其中,T1父亲和母亲体罚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分别以父亲体罚和母亲体罚量表的6个题目为观测变量;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为显变量,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T2青少年学业成绩为显变量,是模型中的因变量。

首先检验T1父亲和母亲体罚对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T1青少年自我表露后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及模型的拟合情况。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构方程模

型直接效应分析的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2.84$, RMSEA=0.06, NFI=0.96, CFI=0.98, IFI=0.98, TLI=0.96。T1父亲体罚对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beta=-0.18$, $P<0.01$),T1母亲体罚对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直接作用路径不显著($\beta=-0.06$, $P>0.05$)。在T1父亲和母亲体罚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间加入中介变量T1青少年自我表露,建构如图2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2.05$, RMSEA=0.05, NFI=0.97, CFI=0.98, IFI=0.98, TLI=0.97。T1父亲体罚仍能显著预测T2青少年学业成绩($\beta=-0.17$, $P<0.01$),但预测作用减小。T1父亲体罚与T1青少年自我表露、T1青少年

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且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1000次)检验发现,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父亲体罚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 $[-0.048, -0.007]$,不包含0,这表明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父亲体罚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T1母亲体罚与T1青少年自我表露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T1青少年自我表露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1000次)检验发现,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母亲体罚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 $[-0.039, -0.001]$,不包含0,这表明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母亲体罚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表3 多组比较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χ^2	df	χ^2/df	RMSEA	GFI	NFI	TLI	CFI
心理攻击								
M男	69.47	38	1.83	0.06	0.96	0.96	0.97	0.98
M女	67.56	39	1.73	0.06	0.95	0.93	0.95	0.97
M1	123.91	74	1.67	0.04	0.96	0.95	0.97	0.98
M2	126.46	79	1.60	0.04	0.96	0.95	0.97	0.98
体罚								
M男	101.93	52	1.96	0.05	0.97	0.97	0.98	0.99
M女	92.97	57	1.63	0.05	0.95	0.90	0.93	0.96
M1	209.42	104	2.01	0.05	0.94	0.94	0.94	0.97
M2	212.30	109	1.95	0.05	0.94	0.94	0.94	0.97

2.4 青少年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模型的性别差异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多组比较的方法考察T1父母严厉管教、T1青少年自我表露影响T2青少年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首先根据父母心理攻击模型(见图1),分别对男女生分样本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男生模型和女生模型与数据拟合均良好,可进行跨组比较。然后定义下列模型:M1为未设限的基准模型,M2为结构系数相等模型,多组比较结果表明(见表3)M1与M2两模型拟合均良好,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Delta\chi^2=2.55, \Delta df=5, P>0.05$,这说明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T1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间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然后采用上述同样方法,考察父亲和母亲体罚、青少年自我表露影响青少年学业成绩的间接效应模型(见图2)是否存在青少年性别差异。结果表明(见表3)男生模型和女生模型与数据拟合均良好,可进行跨组比较。M1与M2两模型拟合均良好,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Delta\chi^2=2.88, \Delta df=5, P>0.05$,这说明T1青少年自我表露在

T1父亲和母亲体罚与T2青少年学业成绩间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及学业成绩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3,12,18]。男生遭受的父亲心理攻击和体罚及母亲的体罚行为均显著高于女生。原因可能是,与女生相比,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更多(如攻击行为)^[28],因而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父母严厉管教行为。此外,女生对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及其学业成绩均显著高于男生。自我表露的性别差异可能与青少年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有关。具体而言,展示柔弱、表露情感和寻求社会支持可能更符合女性性别角色,更易被女性接受,因而女性更可能向父母表露自我;相反,自我表露与男性性别角色不一致,不易被男性接受,男性更倾向表现出坚强独立的一面,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更为内敛,因而对父母的自我表露较少。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与男生相比,女生更顺从父母,更能够内化父母对学习的价值观,因而在父母监控下,女生学习动机比男生更强,且会更加努力学习,学业成绩通常也比男生高^[29]。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6],本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半年后的学业成绩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父母实施的严厉管教行为越多,青少年之后的学业成绩可能会越差。那么,父母严厉管教对青少年学习成绩的作用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本研究通过同时考察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对青少年学业成绩起作用的机制,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攻击和体罚均可通过减少青少年自我表露进而间接地对青少年半年后的学业成绩产生消极影响。根据Rohner的父母接受—拒绝理论,青少年可能把父母的严厉管教视为父母敌意或拒绝^[30],这会让青少年对亲子关系持消极认识^[31],害怕或疏远父母,从而使得青少年对父母的自我表露减少,而青少年对父母自我表露的减少则会进一步导致青少年学业成绩下降^[11,12]。这是因为当青少年对父母表露他们的学业困难或生活烦恼时,父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给予青少年学业指导和情感支持、帮青少年找家教)来帮助青少年解决困难或烦恼,从而让青少年可以专心学习并提高学业成绩^[12]。反之,青少年对父母自我表露的减少便会使得青少年难以从父母那里得到各种支持和帮助,从而对青少年之后的学业成绩产

生消极影响。

此外,尽管本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青少年自我表露和学业成绩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我们并未发现青少年自我表露在父母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原因可能有二,首先,父母严厉管教和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6]。第二,Vieno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如心理控制)与青少年自我表露之间的关系不受青少年性别的调节^[32]。即父母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学业成绩的作用机制在男女生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总之,本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均可通过减少青少年自我表露间接地对青少年之后的学业成绩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父母严厉管教行为,促使父母使用温暖、引导等积极教养行为可能会增加青少年对父母的自我表露,进而帮助青少年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

参 考 文 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2002
- 2 Wang M, Liu L.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 in mainland China: Prevalence, frequency, and coexistenc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14, 38(6): 1128-1137
- 3 刘蓓,魏志民,邢晓沛,等. 父母严厉管教与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6): 842-845
- 4 Wang M, Wang X, Liu L. Paternal and matern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children's anxiety in China.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16, 51: 12-20
- 5 Wang M, Xing X, Zhao J.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gender.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4, 42(8): 1263-1274
- 6 王美芳,刘莉,金英娣. 父母心理攻击与小学儿童焦虑的关系: 儿童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2): 273-276
- 7 Schwartz D, Lansford JE, Dodge KA, et al. The link between harsh home environments and negative academic trajectories is exacerbated by victimization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peer group.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49(2): 305-316
- 8 Fletcher AC, Walls JK, Cook EC, et al. Parenting style as a moderator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disciplinary strategies and child well-be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8, 29(12): 1724-1744
- 9 Alyahri A, Goodman R.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of Yemeni children: occurrence, type and association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08, 32(8): 766-773
- 10 Wissink IB, Dekovic M, Meijer AM. Parenting behavior, quality of the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 functioning in four ethnic group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06, 26(2): 133-159
- 11 Roth G, Ron T, Benita M. Mothers'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adolescents' learning from their mistakes in cla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dolescent's self-disclosur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09, 19(6): 506-512
- 12 Cheung CSS, Pomerantz EM, Dong W. Does adolescents' disclosure to their parents matter for their academic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2013, 84(2): 693-710
- 13 刘莉,王美芳,邢晓沛. 父母心理攻击: 代际传递与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3): 328-335
- 14 Durrant J, Rose-Krasnor L, Broberg AG.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Maternal Beliefs in Sweden and Canad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03, 34(4): 585-604
- 15 Lamb ME.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An overview.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2000, 29(2-3): 23-42
- 16 Paquette D. Theorizing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Human Development*, 2004, 47(4): 193-219
- 17 Cox MJ, Paley B. Understanding families as system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2(5): 193-196
- 18 丁雪辰,施霄霞,刘俊升. 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预测关系: 一年的追踪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5): 697-701
- 19 Straus MA, Hamby SL, Finkelhor D,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data for a national sample of American parent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998, 22(4): 249-270
- 20 Leung PWS, Wong WCW, Chen WQ, et al.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outhern China: a large scale school based survey.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2008, 2(1): 1-8
- 21 Kerr M, Stattin H. What parents know, how they know it, and several form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further support for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0, 36(3): 366
- 22 Chen X, Wang L, Cao R. Shyness-sensitivity and unsociability in rural Chinese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social, schoo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5): 1531-1543

- 23 Xing X, Wang M, Zhang Q,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al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1, 25(5): 699
- 24 Levine DW, Dunlap WP. Power of the F test with skewed data: Should one transform or no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2, 92(1): 272
- 2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26 Hayes AF.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09, 76(4): 408-420
- 27 Holmbeck GN. Toward terminological, conceptual, and statistical clarity in the study of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Examples from the child-clinical and pediatric psychology literatur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 65(4): 599-610
- 28 李腾飞, 张良, 潘斌, 等. 马基雅维利主义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同伴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3): 523-526
- 29 Kenney-Benson GA, Pomerantz EM, Ryan AM,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children's approach to schoolwork.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6, 42(1): 11
- 30 Rohner RP, Bourque SL, Elordi CA.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caretaker acceptanc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 poor, biracial southern commun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842-852
- 31 Dodge KA, Pettit GS. A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conduct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39(2): 349
- 32 Vieno A, Nation M, Pastore M, et al. Parenting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self-disclosure, parental closeness, parent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behavi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9, 45(6): 1509

(收稿日期:2016-11-01)

(上接第677页)

参 考 文 献

- 1 丁雪辰, 桑标, 李丹. 母亲-胎儿关系: 概念、测量和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 2013, 36(5): 1146-1152
- 2 Cannella BL. Maternal-fetal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5, 50: 60-68
- 3 Golbasi Z, Ucar T, Tugut N.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Turkish version of the Maternal Antenatal Attachment Scale. *Jpn J Nurs Sci*, 2015, 12(2): 154-161
- 4 Bielawska-Batorowicz E, Siddiqui A. A study of prenatal attachment with Swedish and Polish expectant mothers.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 2008, 26(4): 373-384
- 5 Condon JT. The assessment of antenatal emotional attachment: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instrument.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1993, 66: 17
- 6 Van Bussel JC, Spitz B, Demyttenaere K.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utch version of the maternal antenatal attachment scale. *Arch Womens Ment Health*, 2010, 13: 267-277
- 7 Navarro-Aresti L, Iraurgi I, Iriarte L, et al. Maternal Antenatal Attachment Scale(MAAS): adaptation to Spanish and proposal for a brief version of 12 items.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2016, 2: 1-9
- 8 Locke HJ, Wallace KM. Short Marital-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s: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arriage & Family Living*, 1959, 21(3): 251-255
- 9 Cox J, Holden J, Sagovsky R. Detection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Development of the 10-item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Br J Psychiatry*, 1987, 150: 782-786
- 10 Bowling A, Ebrahim S. Handbook of health research methods: Investigation,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Glasgow: Open University Press, Bell and Bain Ltd, 2005
- 11 Busonera A, Cataudella S, Lampis J, et al. Investigating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evidence for the Maternal Antenatal Attachment Scale in a sample of Italian women. *Arch Womens Ment Health*, 2016, 19(2): 329-336. doi: 10.1007/s00737-015-0559-3
- 12 Bouchard G. The role of psychosocial variables in prenatal attachment: an examination of moderational effects.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 2011, 29(3): 197-207

(收稿日期:2016-11-03)